

名人名家书系

我这两辈子

萧乾



人民日报出版社

我这两辈子

萧乾

著

傅光明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林山

封面设计：张雅文

D1169/1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这两辈子/萧乾 著；傅光明 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5.9

ISBN 7-80002-782-1

I. 我…

Ⅰ. ①萧… ②傅…

Ⅲ. 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Ⅳ.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3450 号

著 者：萧 乾

编 者：傅光明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发行者：新华书店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印刷者：香河第三印刷厂

199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19 千字 定 价：11.90 元



萧乾近影

目 录

瓮里瓮外（代序）	萧 乾（1）
未带地图，行旅人生	傅光明（3）

生活·回忆

往事三瞥	（15）
北京城杂忆	（25）
〔附〕读了《北京城杂忆》	冰心（52）
《杂忆》的原旨	（55）
一个北京人的呼吁	（58）
老北京的小胡同	（72）
东直门	（76）
啊，汕头，我的第二故乡	（80）
足迹篇：香港	（86）
怀念上海	（92）
从长沙到沅陵	（96）
我失过业	（99）

五福堂.....	(104)
我的书房史.....	(108)
我这两辈子.....	(113)

杂感·断想

我的医药哲学.....	(125)
关于死的反思.....	(130)
从《老黑奴》说起.....	(137)
直通人心的世界语.....	(141)
从心理学角度.....	(145)
丝韦的自我反左.....	(150)
想当初蹲牛棚.....	(153)
梦游“永不再”乡.....	(157)
天体.....	(161)
“彭克”——西方的糟粕.....	(166)
一条新闻，两种反应.....	(169)
这种事我不干.....	(173)
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	(175)
有点辛辣味足矣.....	(178)

行踪·印象

衣阿华的启示·····	(183)
在康奈尔校园里·····	(187)
美国点滴·····	(193)
负笈剑桥·····	(213)
北欧来鸿·····	(228)
达豪余生·····	(234)
欧行冥想录·····	(245)
欧战杂忆·····	(259)
旧金山采访之忆·····	(279)
纪念二战答客问·····	(281)

离歌·亲情

一对老人，两个车间·····	(289)
我们这家夫妻店·····	(293)
离歌唱给文洁若·····	(299)
三姐常韦·····	(325)

龕里龕外（代序）

萧 乾

人是供在龕里舒服，还是走在人群里惬意？

我一辈子走过不少路，也坐过各种各样的车，包括 30 年代上海极斯斐尔路那种独轮车，可我没坐过轿子——不，1937 年春天去雁荡时曾坐过一回滑杆。当时纯粹出于好奇，可一路上我都在提心吊胆，生怕给摔进深谷。反正走路最安全还是靠自己的双腿，要不就跟大伙儿一道乘车。我估摸再憋闷莫如坐在那样把帘子放下来的花轿了。

每逢接到约稿信，要我为刊物的什么“名人专栏”或“外地名人专页”写稿，我就感到困惑不解。博士硕士有明确级别，可这“名人”又是怎样一种规格呢？三四十年代我先后编过 7 年文艺副刊，鲁迅、茅盾的稿子我刊用过，巴金、靳以更是我的常客，然而我从没把文艺界的老一辈放在佛龕里供奉，而且他们也绝不乐于那样。如果翻翻旧时的《大公报·文艺》，就会发现巴金的文章在我那刊物上并不总是首篇，而且他也更关心的是新人的涌现。近万言的《宝马》长诗写得好，我就给它整版——当时孙毓棠的名字在诗坛上远没有许多位诗人的响。

报刊的编者赢得人心，要靠质量、胆识，最忌有捧角之嫌。一封约稿信说要把拙文放在“名家栏”，用意当然是表示尊重，然而我进入这样一栏就宛如被搀上挂了布帘的花轿，反而使我裹足不前了。

政治上我们反对不民主，文艺界我们也应大力提倡一下民主空气。这样才能让凡能写，有的可写的，都拿起笔来。

1995·6·29

未带地图，行旅人生

傅光明

“死亡的必然性使我心胸豁达，懂得分辨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性质和分量，因而对身外之物越看越淡。”

每当我面对这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文学前辈，总把这慈祥、和蔼、不时露出弥勒佛般宽容微笑的老人，想象成一棵深植于文学土壤、饱经岁月剥蚀而生命力依然旺盛的老树。面对这样一位年至耄耋、无欲无求，洞达凡尘，彻悟人生的老人，我更常想起四川峨眉山灵岩寺的那幅妙联：“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与己何所不容。”

萧乾先生是中国现代优秀的小说家、杰出的记者和出色的翻译家，他从一个孤苦的遗腹子，靠顽强的意志力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自强不息，饱经忧患，历尽沧桑，到怡情悦性的晚年，越过了生活中一个又一个深沟高垒，巉岩荆棘，他始终有一颗纯洁、高尚而炽热的心灵，如常春藤一般执著地顺着生命的根脉向上攀延。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有一颗勇敢而率真的灵魂，有一种洋溢着热情与温暖的自由精神。他 60 年的文学生涯，创作了许多令人神往的文学作品，

而且，他的经历充满了迷幻的传奇色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段漫长而沉思的生命实际上是一次不平凡的历险。

童年佛缘

萧先生出生在北京城东北角一个汉化的蒙古族贫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孤寂、痛苦中度过的。出生时，父亲已过世。他不得不和寡妇妈妈在凄凉的“矮檐”下过着忍气吞声的艰辛生活。他放过羊、给人送过羊奶，还学会了织土耳其地毯。不幸的是，平生第一次领工钱那天，母亲在家中去世了。那年他 11 岁，后来他把这段悲惨的经历写成了催人泪下的《落日》。

说起萧先生与佛的缘分还真有点意思。四五岁时，先是来投亲的一位远房姑姑，经夜间成了大狐仙的代理人，变为通体显灵的活菩萨，半夜硬说狐仙附体，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把同床而眠的小萧乾吓得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梦着一个青面獠牙的家伙钻进来。尔后是突然信了佛的三堂兄硬逼他跪在院子里给各路神祇磕头，并领着他去祈求靠神发迹的乞丐赏赐一个带唾液的苹果。

令萧先生难以忘怀的一次经历是步行去妙峰山替堂兄还愿，当时他还是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一路上，他见许多给自己求福的善男信女，为取悦神灵、菩萨保佑、表达虔诚，想尽办法折磨自己的肉身；有的隔两三步便磕个响头；孝子装作乌龟在炎日下一路爬行；最可怕的莫过从庙后悬崖纵身跳山涧以求永生。这些可算是萧先生最早的“佛缘”吧，当然

是强迫的，给他的也就不是慰藉，而是压迫、凌辱和创伤，在他幼小心灵上引起反感、怀疑和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了。

他常讲，“信徒的‘虔诚’就是正常人眼里的宗教狂”。不过，尽管萧先生从未参谒禅师、游心禅学，却深明修行文学须“炼形”、“治心”的道理，所谓“明心见性”，“迷即凡夫悟即佛”。而且，萧先生一直酷爱佛教艺术，欣赏瑰丽神奇的佛教壁画，喜欢聆听古寺遥远、悠扬的钟声，陶醉在庄严、辉煌和神圣的宗教氛围里。

童年时代的痛苦经历造就了萧先生顽强、任性、敏感和忧郁的性格特点。他在14岁时便开始独立在这个迷茫的世界上漂泊、流浪，虽曾朦胧产生过要当一名革命家的愿望，但最终成了一个未带地图、自由翱翔的旅人。少年萧乾像人生路途上刚刚起步的孤独长跑者，不知前边的路到底有多长，是否能到达尽头，只是执拗地向前跑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都不曾停歇。

步入文学殿堂

1926年，16岁的萧先生考上北新书局练习生，校稿子、跑邮局、送稿费。到北大图书馆一字不差抄录徐志摩译《曼殊斐尔小说集》，使他萌发了对文学的兴趣，也使他后来的短篇小说创作，明显带有曼殊斐尔小说的清丽和哀怨，富于诗意和哲理。

他在大学时代开始小说创作，他的小说中，常能发现鲜明的对应体：社会的丑恶与人性的纯美，污秽的世界与田园

的美丽，世态的炎凉与儿童的率真，萧先生往往在浓郁象征意味与深刻现实意义的交汇处，找到充满艺术魅力的契合点。他要用有形的文字把自己的经历、见闻、感受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让读者同他一起分享那隅世界的喜悦和悲哀。

青春的激情使萧先生难以平静，他浑身散发着爱和创造的狂热，梦想着浪漫迷奇的人生历险。恬静的晨曦，辉煌的薄暮，自然带给他和谐与庄严，流溢出绮丽的智慧。阴霾的云层、森凉的细雨，同样会激发他创作的灵光。哪怕自然界的一只昆虫，溪谷里飞溅的一朵小水花，都会被她赋予无限的生命力，至于现实人生的悲欢离合、世态炎凉、温柔风雅，从童趣的天真世界直到虚伪的灵魂深处，更是他擅长捕捉、描绘的。他能把几只蚕编织起充满象征意味的宗教爱情小说，能把失意的初恋写成伤感的诗意长篇《梦之谷》，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更使他的小说变得丰富多采。萧先生深信浅薄的悲剧都比精致的喜剧更具有震颤心灵的力量，所以他的小说多在悲剧中苍凉地结束。另一方面，他又善于描绘充满诗意的田园情调。他的小说优美而感伤，隽永而哀怨，把反映现实人生同艺术审美结合起来。

我要采访人生

“把人生当作采访的对象和场地。”

“我要的是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

萧先生的记者生涯最富传奇性。他于1935年7月燕京大学毕业进入《大公报》以后，一直从事新闻采访、写作。鲁

西、苏北大水灾，他写了《流民图》；滇缅公路一行，写成《血肉筑成的滇缅路》，讴歌中华民族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伟大创造精神。

1939年8月31日，萧先生只身踏上法国邮轮“阿拉米斯”号，作为《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奔赴战云笼罩的欧洲。他没有想到，就在动身的第二天，纳粹德国对波兰不宣而战，大批轰炸机突袭华沙。英法继而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更没有想到，第一次离开祖国就是遥遥七载，尝够了思乡之苦，眷故之切。尤其没有想到的是，他会作为欧洲战场上少数几位中国战地记者之一，度过了生命历程中最辉煌的记者生涯。他目睹过英国人民在大轰炸面前表现出的沉着、幽默、坚毅和勇敢，写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战时特写，如《伦敦特号三部曲》、《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银风筝下的伦敦》等。1944年，萧先生放弃即将到手的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在英国报界云集的舰队街开设了《大公报》驻英办事处。不久，任随军战地记者，带着那支神奇多采的笔驰骋欧洲战场，随美国第七军挺进莱茵。向国内发回许多关于二战的最新报道。后又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英国大选和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欧战风云成为了历史的记忆，如梦如幻的青春岁月也已春水东流，生命的历程挽起理性的秋天，任风如春的飘逸，夏的狂躁来得更执著，更热烈。

树叶染成了金黄，不再依恋枯枝，它要回归大地，倾听原本属于它的自然天籁之声。悠扬、辉煌的乐曲奏响了，一

位老人从遥远走来，带着永远的微笑。他说：让我们记住那个季节，因为它是历史。这位老人就是萧乾先生。他这辈子走了不少曲折崎岖的路，“头上的天空时而浓云密布，时而冰雹交加，时而一碧如洗。无论国际上还是国内，芸芸众生都总像是在听任摆布。然而冥冥之中历史自有它的意志，它的规律。大国不能永远支配小国，大人也不能永远控制小人。”

我想有个家

一片孤独的浮萍，经历了许多凄风苦雨之后，终于找到了归宿。家，是人生最后一道港湾，也是使身心获得宁静休憩的地方。

萧先生在感情生活上经历过太多的磨难，初恋苦涩，第一次婚姻失败，热恋的情人因战争音讯全无，又接连被两个友人所遗弃。直到中年，这个在恋爱婚姻方面吃尽苦头的人，最终找到迟来的爱情。觅得一个安稳的家，生命的定心锭。

然而，萧先生把安家设想得过于轻而易举，以致没能料到在经历了34年的风雨波折后，才算有了个“估计不至再迁移的家”。他每一次搬家都和自身的政治命运分不开，而个人的命运又是和时代息息相关的。不妨把这个家设想成大陆的缩影，每一次政治风云的变幻，便决定着大陆政治命运的“搬家”，像“反右”、“文革”，而“搬家”的次数越多，便会像历史纪年那样，形成一部有意思的深刻的“搬家史”，其实可说是政治运动史，从中可以窥视到翻滚在政治漩涡中大陆人灵魂、性格以及形象的扭曲、压抑和变态。不知有多少大

人物和小人物在大陆循环往复的历史和政治变迁中，成了微不足道的牺牲品。

萧太太文洁若女士对待爱情忠贞不渝。萧先生被打成“右派”时，文女士非但不像许多“右派”夫人那样同丈夫划清界限，离婚，而是用爱的奉献支撑起在风雨中沉沦摇落的家庭。萧先生下放前，妻子毫不犹豫地说：“叫下去就下去。别说十年，我等你一辈子。”在所有价值、所有事物的背后，如果没有爱的支撑，没有爱在起作用，是难以想象的。

忍辱负重，患难与共，感情从未因年龄差距受到任何影响。现在，他们相互协作，共同翻译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已由江苏译林出版社和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同时出版。一对在文学田园默默耕耘，在艺术殿堂勤奋追求的伉俪。“爱的力量越强，生命力也就越强，生命的价值也就越大。”

希冀金秋

岁月蹉跎，人到晚景，抚今追昔自然成为一种莫大的慰藉。写作上萧先生也最擅写回忆性的散文，它们就像一种静静流淌的小溪，清亮、晶莹，没有峰回路转，也没有柳暗花明，只是舒缓地从心底流出，具有无穷的魅力，不由得引人追踪下去，与他一起回忆似水年华，感叹岁月，反思历史。萧先生晚年的作品实是自己灵魂的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他人生路途上的一个个印记，充分折射出他的人格。在我眼里，好的散文应该是充满浓郁的诗意，富于绘画的色彩和音乐的节

奏，还要有哲理思考的意味和情调。作家要在这种“外散内精”的美的抒情形式里，深刻咀嚼人生，细腻探微心灵，真切寻觅情感，把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反映出来。萧乾散文大都写来随意，舒卷自如，从不在结构上刻意下功夫。他的短文话不多而内涵精深，耐人寻味，读后余音袅绕，其“悉浅”竟全从“深处”出，他常能把无限的辛酸血泪，以豁达的襟怀和幽默的笔调，发酵调配成一樽浓烈而馥郁的香醇，一股天然恬静而又深沉凝重的生命酒香自然飘逸出来。他的长文则更重意趣神色，朴素逸美，沉潜温厚，似一位饱经沧桑忧患的智慧老人与你对谈，在一种悠然闲和的氛围里，推诚相与，易见衷曲。

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磨难，萧先生早已变得超然、平静，对生命有了彻悟的认识。他把死亡都抒情化了。他不再为什么所困惑，对世俗的功名利禄，早已漠然处之，世界的一切对他都成了透明的，因为死亡这个人类终极的前景，“使我看透了许多，懂得生活中什么是可珍贵的，什么是粪土；什么持久，什么是过眼浮云。”“物质上不论占有多少，荣誉的阶梯不论爬得多高，最终也不过化为一撮骨灰。”人能在活着的时候，清醒认识到死亡的美丽，可说是对死亡的一种崇高追求。有了这种顿悟，萧先生才能在几次面对死神时，露出醉意的微笑，反而使他的生命力更加顽强、旺盛，才能在获平反复出的十余年里马不停蹄地爬格子，出版了一打左右的新书，结出累累金秋的硕果。

“人生最大的快乐莫如工作”，“工作最大的报偿，是从完